

汉长安城遗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编
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

 科学出版社

夏長安與趙道真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趙世瑜

（北京 100080）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趙世瑜

汉长安城遗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较全面收集了有关汉长安城遗址的田野考古资料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书后还附有汉长安城研究论著的中文文献目录。田野考古资料包括散见于报刊的考古简讯、简报和中篇报告 29 篇,是历年来调查、钻探和发掘汉长安城遗址获得的珍贵资料;研究论文精选了 37 篇,涵盖了从考古、历史、历史地理、建筑、测量等不同学科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的多角度、多视野的研究成果。本书集中展示了 50 年来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历程与阶段性成果,既具有资料性,又体现了现阶段的研究水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适合于从事考古、历史、历史地理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以及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参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长安城遗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ISBN 7-03-018034-8

I. 汉… II. ①中…②西… III. 汉长安城—发掘报告 IV. K87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8008 号

责任编辑:孙 莉 雷 英/责任校对:朱光光

责任印制:安春生/封面设计:王 浩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10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42 3/4

印数:1—1 600 字数:991 000

定价:18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汉长安城遗址研究》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庆柱 刘云辉 郑育林

副主任 白云翔 焦南峰 向 德 孙福喜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甘洪更 刘振东（执行委员）

李毓芳 张建锋 周魁英 黄 伟

前 言

西汉时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及“汉文化”的形成时代，是以“汉文化”为载体的“汉文化圈”在东亚出现并发展的时代，因此西汉时代历史在中国古代历史、东亚古代历史及世界古代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汉长安城作为西汉王朝的首都，是西汉帝国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西汉王朝历史的缩影。汉长安城的研究，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历史地理学、文献史学、历史学等学术领域。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展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研究，开启了汉长安城遗址科学研究的新时代，其重要标志是现代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在汉长安城遗址的开展，这一工作至今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取得了丰富的科学研究成果。

回顾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还要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地基本建设全面展开。在这样大好的经济建设与严峻的文物保护形势之下，如何正确处理、解决经济建设与保护文物、发展中国考古学科学事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郑振铎、梁思永、夏鼐先生，根据当时情况与中国考古学学科特点，先后决定向西安的西周都城丰镐遗址、西汉都城长安城遗址、隋唐长安城遗址、洛阳东周王城与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遗址、安阳殷墟遗址等著名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派出考古工作队，积极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开展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这开启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暨“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先河，迎来了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的新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与背景之下，拉开了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序幕。

汉长安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展伊始，就有着明确的学术目的与具体的技术路线。1956年10月，汉长安城工作队进驻汉长安城遗址，首先开始了都城遗址的全面勘察，究明了城墙范围。1957年春季和秋季，分别对汉长安城霸城门遗址、西安门遗址、直城门遗址与宣平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了解了汉长安城城门形制与结构。

1956年7月，在汉长安城遗址南部约1公里的西安市西北郊大土门村，为配合当地基本建设施工，陕西省文管会对汉代礼制建筑遗址——辟雍建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57年3月此项考古工作转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继续进行，同年10月中旬结束，发掘面积6678平方米，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发掘的第一座古代辟雍建筑遗址。1958年10月至1960年12月，对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上述两项考古发掘工作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发掘的第一座古代社稷与宗庙建筑遗址。继

之, 1961 年~1962 年考古工作队又对汉长安城遗址主要干道的形制及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及城西建章宫遗址的范围进行了初步考古勘探。

1975 年秋季至 1976 年夏季, 汉长安城考古工作队对武库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钻探, 在此基础上, 自 1975 年秋冬季至 1979 年底, 对武库遗址先后进行了 12 次考古发掘, 发掘面积达 26 600 平方米, 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第一座中国古代武库建筑遗址。与此同时, 为了配合农田基本建设, 1978 年春季发掘了位于汉城乡罗寨村的长乐宫第一号建筑遗址; 1980 年对未央宫前殿遗址西南部 A 区遗址与东北部 B 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1980 年春季至 1983 年春季, 对未央宫第二号建筑遗址(椒房殿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钻探、发掘。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之上, 对未央宫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 进一步究明了未央宫范围, 宫墙、宫城角楼、宫门, 宫城内部的主要道路、沧池遗址、明渠故道和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分布, 前殿、石渠阁、天禄阁基址的布局形制。在此基础上, 1985 年~1989 年对未央宫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 其具体考古发掘项目有: 1985 年 12 月~1987 年 5 月对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中央官署遗址)、1987 年 9 月~1988 年 5 月对未央宫第四号建筑遗址(少府建筑遗址)和 1988 年 10 月~1989 年 4 月对未央宫第五号建筑遗址(西南角楼遗址)的考古发掘, 此外其间还试掘了未央宫宫墙、北宫门、东宫门、作室门遗址等, 对长乐宫遗址、东市与西市遗址、城内手工业作坊遗址、高庙遗址、横桥遗址、横门遗址、建章宫双凤阙遗址等, 也进行了考古勘探与试掘。

在对未央宫遗址的阶段性工作告一段落之后, 开始了都城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1990 年, 在汉长安城西市范围之内, 发掘了 21 座烧造陶俑的官窑; 1991 年, 在汉长安城遗址西北部发掘了民营陶窑群; 1992 年, 在汉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铸币遗址与冶铸遗址, 清理了大量铸币范、叠铸范等遗物。

就中国古代都城的政治性本质而言, 宫城是都城的核心建筑, 而汉长安城又属于“多宫城制”的都城, 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重点进行了都城皇宫——未央宫遗址的较为全面、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 但是汉长安城中其他宫城的形制特点还需要究明, 从而对“多宫城制”的具体文化内涵才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此, 在继未央宫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初步告一段落之后, 北宫遗址的勘查, 桂宫遗址、长乐宫遗址的进一步考古勘探与发掘, 明光宫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又作为汉长安城工作队的科研工作重点。

1993 年~1994 年, 进行了汉长安城北宫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工作, 在未央宫遗址北部, 厨城门大街与安门大街东西之间, 雍门大街以南, 勘探发现了北宫宫城遗址。1995 年发掘了北宫南部的烧造砖瓦的官窑遗址群。

1996 年开始了桂宫遗址的全面考古勘探、试掘工作, 并对桂宫一号建筑遗址进行了试掘, 这为其后开始的中日合作开展汉长安城桂宫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积累了资料、奠定了基础。1997 年 10 月 14 日, 经国务院特别许可, 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合作考古发掘汉长安城桂宫遗址项目，合组中日联合考古队，开展为期4年的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的考古发掘。1997年秋季~2001年春季，对汉长安城桂宫第二号建筑遗址A区和B区、第三号建筑遗址、第四号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间于2000年春季，在汉长安城遗址西北部的相家巷考古发掘了战国时代和秦代遗址，出土了有可靠地层关系、为数众多的秦封泥，为研究战国秦汉时代的这一地区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

中日合作进行的汉长安城桂宫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结束，汉长安城工作队将长乐宫遗址考古项目列为科研工作重点。2000年，对长乐宫遗址的地下排水设施进行了考古发掘；从2001年春季开始，对长乐宫遗址进行全面、系统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2002年秋冬季~2003年春季发掘了长乐宫第二号建筑遗址、钻探并试掘了长乐宫第三号建筑遗址。2003年~2005年分别发掘了长乐宫第四、五、六号建筑遗址。为了全面了解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学文化内涵，近年又开展了上林苑及其昆明池遗址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队进行的上林苑遗址考古工作，将是一项需要相当长时间去完成的工作。

半个世纪以来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是过去由于多方面原因，诸如田野考古人员少，野外工作时间长，致使室内田野考古资料整理工作时间少，专题与综合研究更是受到严重制约，从而使得研究工作相对有些滞后，田野考古资料的简报、报告、专刊等发表得慢一些，相关的研究论文、著作就更少一些。近年来我们注意了存在的上述问题，认识到田野考古工作“丰产”了，整理与研究工作不能滞后，否则将造成“丰产”而不“丰收”，将使十分重要的田野考古资料从“鲜”的放成“蔫”的，由“蔫”的变成“烂”的。就考古学学科特点及学科发展而言，田野考古工作与考古资料整理、发掘报告编写，二者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只搞田野考古发掘，不进行或没有进行田野考古资料整理与考古发掘报告编写，将造成作为文化遗产的田野考古工作对象的彻底性破坏。我们认为这已不只是科研成果发表的快慢、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等问题，它们实际上是关系到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基本学术规范、科学要求与是否做到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问题。正是在上述思想原则指导下，我们一方面抓紧田野考古工作，另一方面抓紧考古资料整理与考古发掘简报、报告的编写，做到田野考古与考古资料整理、报告编写、专题和综合研究工作相互关照、协调发展、有机结合、全面“丰收”。汉长安城工作队仅最近15年，就在《考古》杂志发表简报19篇、《考古学报》发表报告3篇，已整理、编写、出版考古专刊4部《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汉长安城武库》（文物出版社，2005年），《汉长安城桂宫遗址》（文物出版社，2006年待出版），其中《汉长安城未央宫》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汉长安城未央宫》和《西汉礼制建筑遗址》分别荣获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二等奖，《汉长安城桂宫第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

科研成果三等奖。其间汉长安城工作队成员，撰写发表了多篇关于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论文，推进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科学研究。

汉长安城遗址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现存古代都城遗址中为数不多的、保存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汉代又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代，它们上承先秦时代，下启魏晋隋唐王朝，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时代，作为这个伟大时代历史缩影的西汉王朝首都——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其历史意义、学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上所述，半个世纪来，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尽管取得了重要进展与丰硕科研成果，但毋庸讳言，相对汉长安城遗址的特殊重要学术地位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和秦汉考古学学科发展要求而言，未来的科研工作还是十分艰巨、任重道远的。我认为，今后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应该始终把汉长安城遗址（包括上林苑遗址）考古学基础工作——田野考古放在科研工作的突出位置；重视汉长安城遗址与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考古学基础研究、专题研究，还要创造条件加强综合研究；搞好汉长安城遗址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的基础，我们今后在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中，还要一如既往地重视田野考古工作，要把田野考古工作始终作为汉长安城遗址考古科研工作的中心工作、基础工作。在田野考古工作中要恪尽职守、严格操作程序、遵守学术规范、加强质量观念、提高发掘水平。为了做好田野考古工作，田野考古项目的科学设计是至关重要的。而一个可行性、科学性兼备的科研项目技术路线的制订，是与科研工作者对相关课题——汉长安城遗址及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学学术信息的全面掌握、学术背景的深入理解、相关学科素养的充分积累等密切相关的。关于今后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我认为近期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主要应该是长乐宫遗址、明光宫遗址、都城市里遗址、城内宗庙遗址、西汉时代以前的长安城及汉隋之间的长安城遗址、汉上林苑遗址等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

关于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学研究，主要包括田野考古资料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写、专题研究以及综合研究这三个方面。

从考古学学术规范与考古学科研规律要求来说，田野考古资料整理和发掘简报、报告编写，是考古学的头等重要“室内”（相对田野考古工作而言）科研工作，也可以说是考古学的第一位“室内”科研工作。在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考古项目中，汉长安城遗址的田野考古资料整理与发掘简报、报告编写与出版还是及时的，但是作为一个建队半个世纪的考古工作队，目前还有一些田野考古资料需要及时整理、尽快出版或发表，举其要者如“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骨签报告”、“汉长安城手工业作坊遗址发掘报告”（汉长安城制陶作坊遗址、冶铸遗址、铸币遗址）、“汉长安城城门遗址发掘报告”等，此外近年正在进行的长乐宫遗址田野考古工作，也即将面临着考古资料整理与发掘报告的编写。

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学专题研究，需要对以前这方面的科研工作认真总结。如果

说,过去更为重要的科研工作是田野考古资料整理与发掘报告编写的话,由于近年来集中力量解决了过去大部分的田野考古报告编写与出版“欠账”问题,对已经发表、出版的田野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的专题考古学研究,已是十分紧迫的科研工作了。专题研究是深化、推进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必需的,当前提出的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学专题研究,必须注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其相关自然科学的结合,这种结合不只是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学研究所必须努力实践的,对于历史考古学研究也有着普遍的学术意义。关于专题研究内容,要紧密联系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进展,诸如汉长安城遗址的历史发展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宫城与亚宫城的政治作用,宫殿建筑遗址、礼制建筑遗址、中央官署遗址布局形制所反映的社会功能,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砖瓦、瓦当、铁器、兵器、骨签等遗物的考古学研究,都城手工业状况与社会管理机制等问题。

要深化、提高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学研究水平,不能把研究工作仅仅停留在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学专题研究,还应立足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平台,才能比较深刻地了解汉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地位,从而使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学研究起点更高一些、视野更宽一些、认识更深一些。其研究主要内容,应该是汉长安城遗址与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宏观”与“微观”的考古学比较研究。所谓“宏观”是就汉长安城遗址与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整体性比较研究,所谓“微观”是就汉长安城遗址与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某一具体方面或某一具体古代都城遗址的个案比较研究。

在纪念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开展 50 周年之际,我们将半个世纪来发表的有关汉长安城遗址的田野考古资料(除已编辑出版了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之外)和相关研究论文,编辑成《汉长安城遗址研究》。考虑到文集规模与篇幅限制,不可能把所有相关文章全部收录,只能遴选一部分。文章的遴选原则,一般是资料性文章要突出科学性、完整性与学术重要性;论文则强调论点的创新性、论证的严密性以及论文涉及相关学术领域的代表性。上述想法,在文集的文章遴选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原因,可能会有一些不当之处,比如该收录的而没有收进来,这些还请予谅解。

我希望《汉长安城遗址研究》可以作为学术界了解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本学术资料,也盼望它能够为进一步开展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研究,提供一些更为便捷的学术条件。

刘庆柱

2006 年 8 月 9 日

目 录

前 言	刘庆柱 (i)
-----------	---------

上编 田野考古资料编

西安汉城遗址附近发现汉代铜锭十块	贺梓城 (3)
汉长安城西北部勘查记	俞伟超 (4)
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	王仲殊 (10)
西安汉城遗址发现重要文物	陕西省文管会 (16)
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	王仲殊 (17)
西安汉城发现一枚金“郢爰”	刘向群 (24)
西安汉太液池出土一件巨型石鱼	黑 光 (25)
西安汉城故址出土一批带铭文的铅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 (28)
西安汉建章宫遗址出土带字砖	王汉珍 傅嘉仪 (30)
汉长安城西北区陶俑作坊遗址	周苏平 王子今 (32)
汉长安城发现西汉窖藏铜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38)
汉长安城	刘庆柱 (43)
西安市汉长安城东市和西市遗址	刘庆柱 (44)
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大型陶俑	陈安利 马咏钟 (45)
汉长安城 1 号窑址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 (51)
汉长安城窑址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队 (57)
汉长安城 23 ~ 27 号窑址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 (82)
1992 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 (95)
汉长安城烘范窑和铸币遗址	李毓芳 (105)
汉长安城北宫的勘探及其南面砖瓦窑的发掘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 (106)
1996 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 (120)
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132)
汉长安城新发现六座窑址	刘振东 (169)
汉长安城长乐宫排水管道遗址发掘简报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174)

汉长安城长乐宫二号建筑遗址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181)
汉长安城长乐宫发现凌室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213)
西安汉长安城长乐宫遗址发掘一组完整的排水设施	刘振东 张建锋 徐龙国 (217)
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四号建筑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219)
西安市汉长安城城墙西南角遗址的钻探与试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232)

下编 研究论文编

汉长安城未央宫	刘敦桢 (251)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	黄展岳 (263)
关于《水经注》长安城附近复原的若干问题	黄盛璋 (272)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大土门村遗址)原状的推测	王世仁 (280)
西汉的都城(长安)	王仲殊 (300)
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	杨 宽 (312)
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	刘庆柱 (320)
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一	辛德勇 (330)
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建筑遗址的定名	黄展岳 (349)
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	杨 宽 (359)
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述略	李毓芳 (371)
“王莽九庙”再议	王恩田 (377)
汉长安城形状辨析	马正林 (391)
再论西汉长安布局及形成原因	刘运勇 (397)
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	刘庆柱 (406)
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	刘庆柱 李毓芳 (416)
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	孟凡人 (432)
汉长安城的发掘与研究	李遇春 (454)
谈汉唐丝绸之路的起点	葛承雍 (474)
未央宫三号建筑与骨签性质初探	赵化成 (479)
汉长安城未央宫布局形制初论	刘庆柱 (483)
汉长安城的手工业遗址	李毓芳 (496)
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	刘庆柱 (501)
读《汉长安城未央宫》	黄展岳 (521)
汉代骨签与汉代工官研究	刘庆柱 (524)

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	史念海 (539)
西汉宗庙刍议	焦南峰 马永赢 (551)
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刘庆柱 (561)
汉长安城遗址测绘研究获得的新信息 ... 董鸿闻 刘起鹤 周建勋 张应虎 梅兴铨	(568)
西汉骨签中所见的工官	吴荣曾 (580)
关于西安大土门遗址的定名问题	黄展岳 (591)
论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的关系	徐卫民 (597)
汉长安城建章宫东阙及宫阙研究	李遇春 (610)
论秦西汉都城的面向——兼与杨宽先生商榷	徐卫民 (614)
西汉长安城的沿革与形制布局的变化	刘振东 (620)
汉长安城宫殿附属地下建筑研究	张建锋 (635)
汉长安城所见西汉宫殿建筑室内装修手法浅析	王晓梅 (653)
中文文献目录	张建锋 刘振东 辑 (658)
后 记	白云翔 (669)

上 编

田野考古资料编

西安汉城遗址附近发现汉代铜錠十块

贺梓城

西安市建设局最近由西郊浣河岸修筑浣河明渠，向东绕过汉城遗址北注渭河在距汉城遗址西南角约 300 米的地方，挖出长方形紫铜质铜錠十块，形式大小相同，长约 38 厘米，宽约 20 厘米，厚约 7 厘米，每块中间都有一孔，直径约 6.5 厘米（可能是移动时拴绳或穿杠用的），錠上有的刻“百三十斤”，也有刻“百二十九斤”或“百二十八斤”的，其中只有一块在边缘上还刻有“汝南富波宛里田戍卖”九个字（图一）。

陕西省文管会得到消息后，即派员到现场了解。在该铜块出土的地方并发现有汉代砖瓦片及瓦当水道等遗物，距地表面仅 2 米许，再向下挖即为沙子，也没有陶片及殉葬器物的发现，不可能是一墓葬所出。因为有砖瓦及水道等物，可能是一个建筑物库房。这些形式大小相同的铜块，可能是库存材料。根据文字来研究，汝南是汉置的郡，富波是汉置的县，据李氏五种所载及商务印书馆所出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载：“富波县，汉置，后汉为侯国，寻废，后复置……晋省，故城在今安徽阜阳县南。”由上证明富波是汉代的县名至晋已废，再从铜块的质量上看，与汉代货币的质量完全相同，因此，我们推断这十块铜錠是汉代的遗物。

这些铜錠的发现，在西安还是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的生产品情况及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材料：

第一，这些铜錠经化验后，含有百分之九十九的铜质，这说明当时的冶金技术已达到了高度的成就。

第二，是研究汉代度量衡的最好的证据，如其中一块上刻有“百三十斤”四字，合现在的秤只有 68 市斤半，这就说明汉代的斤两几乎不到现在的一半。



图一 出土的铜錠

汉长安城西北部勘查记

俞伟超

去年在西安工作时听到西北大学历史系陈直先生说，西安近郊出有汉代钱范，其地点有：北门外的老君殿（出宣帝时范）、汉城北部的相家巷（出宣帝时范）和三桥镇附近的好汉庙（出王莽时范）等地。我觉得很重要，便抽暇于今年1月25日前往进行了第一次调查，至好汉庙折到建章宫，入长安城经未央前殿遗基出西安门而归，拣获钱范、瓦当诸物。第二次是在2月27日与赵学谦同志赴相家巷调查，结果除于当地拣获钱范、瓦当多种外，途中还于六村堡前发现一西汉的陶俑作坊遗址。第三次是在3月12日与王去非同志赴北门外，欲访老君殿遗址，遍索不得。当地只有一老姥殿，亦不见钱范遗迹，空手而返。现在将这几次调查所获，择其重要者按地区介绍于下。

好 汉 庙

从今西安城西行约20里为三桥镇，好汉庙在镇西北5里处，距汉城西墙约5里左右^[1]。庙址在一座小土丘上，土丘实为一夯土台基，在它的断面及周围发现了圆形地下泄水陶管和瓦当多种，其中有三种最为重要：①山形纹半瓦当（图一，1），数目很多。过去曾在易县燕下都、赤峰附近出土过^[2]。最近并在石家庄市庄村的战国遗址中出土^[3]，形式皆大同小异。②“囀口口”残瓦当（图一，2），仅获一片，文字不辨。③卷云纹残瓦当，其中一块在瓦筒上印有两字，第一字不辨，第二字为“右”（图一，3、4）。其他两块的云纹也和习见者不同（图一，5、6）。从采集遗物来看，这大概是一个从战国末延续到西汉的建筑基址。这土丘南是陇海铁路，其间的一片麦田就是常出钱范的地方。解放前盗挖很凶，据说皆王莽钱范。我们所获，都是一些残块，且皆系背范。范红陶质，厚约5.7厘米，中间夹杂了许多粗砂石粒，颗粒最大者有至0.4厘米的，表面有一薄层细澄泥（约0.4厘米），钱形即印于其上。钱径约2.4厘米，是大泉五十抑或五铢不辨（图二）。

建 章 宫

居好汉庙与汉城西墙之间，台基显明。附近的村子仍依此名。建章宫本于城西修